阿　嬤

阿　菩

潮汕人打小信一句话：相由心生。长大以后读了书，就变得不大信。直到那年在曼谷靠这句话认出了一位阿嬤，也认出了“故乡”，我又开始相信这句话。

2023年底，我独自飞往泰国采风。飞机落地素万那普，入境、取行李、出机场，然后坐上曼谷的天铁。车里车外是来自世界各国的面孔，但那时中国游客不多。进市区后，游客渐渐下去，本地人渐多，视线扫过角落时，我看见了一位阿嬤。

她站在那里，没有看我，没有说话。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——不是“感觉像”，是“确定是”。她的眉骨走势、嘴角收拢的方式、下颌微微前伸的习惯，和我揭阳老家巷口择菜的老姨、祠堂门口拜神的老婶，神情极为相似。她穿着一身深色碎花家居服，看得出是本地人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。

那一刻，心里一直绷着的那根弦，忽然松了半圈，因为这张脸，替我认了亲。

她让我想起了祖母——用潮汕话讲，我的阿嬤。

阿嬤有一只脚是跛的。新中国成立前的饥荒年月，家里断了粮，最难的时候，丈夫差点出海，儿子差点送人，只为求活。阿嬤抱着一个木桶，一拐一拐地走了一上午，才从邻村讨到两碗米。那两碗米让一家人撑了过来。这件事阿嬤讲了很多遍，以至我闭着眼睛就能看见那个画面：一个跛着脚的瘦小女人，走在田埂上、村道里，表情坚硬。

阿嬤脸上的某个特征，应该就是那时候刻下的。那道深深的鼻翼纹，或许就是那两碗米压出来的。

阿嬤穷怕了。床底下总是塞满了各种杂物：木料边角、空牙膏皮、旧布头、断腿的凳子。多年前老家发大水，水漫进屋里，床底下的东西都浮了起来——那些牙膏皮、松木屑漂得满屋子都是。

阿嬤穷着过日子，却没穷过孙子的嘴。每次回她那里，门还没进，先闻见灶头的香。吃饭的时候，她就坐在对面看着我吃，笑容像一朵被水泡开的香菇。阿嬤的爱，就是一遍一遍看你的脸：她看我一回，我长大一岁，她就老去一岁。我至今记得她炒的空心菜的味道，但是她的脸，竟有些模糊了。



只记得一个大致形态，这个形态，在我阿妈近年的脸上显现了出来。

阿妈和阿嬤完全不同。阿妈读过书，在镇政府工作了半辈子，是那个年代典型的“独立女性”。她不像阿嬤那样屋里供着佛菩萨，也不怎么听戏，讲话有条理，做事利落。

阿妈说话经常是硬的，有时眉一竖，颧骨立起来，寸步不让。潮汕的女人从来不是一味柔顺——经历过困顿者，就知柔顺守不住一个家。然而，慈与硬长在同一张脸上：对我和妹妹，她的眉毛是垂下的。

我一直以为，阿妈和阿嬤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她们的传承、阅历和文化完全不一样，比如阿嬤爱潮剧，阿妈却从来不听。

直到有一天，刷短视频看到成龙唱潮剧，听不出是什么，阿妈却一口说出是《赵少卿》。后来才发现，她不仅知道潮剧老旦洪妙的趣闻，还知道名丑方展荣的笑话，那些戏文仿佛一直藏在她身体里，年纪一到，就一桩一桩往外浮。

阿妈和阿嬤没有血缘关系。可她们老了之后，鼻翼边却出现了同一道纹。那是在同一种生活里刻下的纹理。特别是在我儿子出生后，阿妈也当了阿嬤，脸上的某些气质就更像了。看孙子时，那眉梢眼角慢慢有了同一种弧线。那是生活的浸润——同样的操劳、同样的牵挂、同样把最好的留给孩子，原来会在不同的脸上写出相同的笔画。

年轻时，阿妈笑话阿嬤的床底像拾荒者的仓库，可等她到了一样的年龄，竟也开始攒东西，什么都不舍得丢，总是说：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得上。”

再后来，那天，我在曼谷的天铁上，在那位陌生的阿嬤脸上，又一次看到了这种面相。

那位阿嬤带来的心安，让我到曼谷后敢于晚上出去“冒险”——去了唐人街，没有走那条游客扎堆的主街，而是钻进了旁边的巷子，深入数百米后，熟悉感越来越浓。

那里的建筑、格局，和揭阳榕城的老城区没有两样。不是仿古和怀旧，就是上世纪80年代揭阳县城的样子：楼高六七层，招牌密密匝匝，电线横七竖八，楼下有关着门的杂货店，楼间夹杂着庙，庙门口的香炉、屋顶的嵌瓷、门神画的样子，处处都是老家的气息。

我不知道是谁影响了谁——是曼谷的潮汕人照着故乡建了这里，还是故乡的建筑本就来自下南洋的人带回来的图纸？也许两边都有，心有灵犀。

那天晚上，我竟从唐人街一路走回酒店，一个人在异国深夜溜达，却一点不害怕。街头巷尾的潮汕面孔，建筑门楣的匾额对联，时不时出现的老爷神龛，全都在告诉我：这里不是异乡，是故乡的另一个版本。

天铁车厢里的那位阿嬤，为什么长着一张潮汕的脸？因为她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，但过的仍然是潮汕的日子：早起拜老爷，买菜讲潮州话，晚上看潮剧，逢年过节做粿。她的脸，是被潮汕的生活方式一天天“捏”出来的。原来相由心生——就是由日常生活而生。

文化与根，不仅写在族谱上，也写在眉眼、五官、神态里。

潮汕人出海，从来不是离开，而是把故乡分成两半：一半留在故土，另一半带上船，去了远方。所以我认出天铁上那位阿嬤的时候，才会意识到，故乡不只在榕江、韩江、练江边，也在那一张张被潮汕的日子“捏”出来的脸上。

莫让书香少了「香」

梁　凌

不久前，参加一场读书活动。一位校长在会上说：“以前搞阅读活动，最后都变成了增加教师负担。”书发下去之后，所有的事都落到语文老师头上。老师得先通读，再做课件、排进度、出题、批读后感。这一套流程下来，阅读又成了另一份备课，变成任务，变成考核。

这次，出版社赠送读物，连PPT（演示文稿）和备课资料都做好了。老师不用再从零开始备课，打开课件就能用。学生的读后感在媒体上刊发出来，还给证书。流程井然有序。

可我还是泛起不合时宜的隐忧。课件做好了，老师还读不读那本书？如果老师从阅读里退出去，只剩操作流程，会不会比“被迫备课”更堪忧？读后感发表、拿证书，原本是好事，可一旦发表被作为衡量的尺子，写读后感会不会变成另一种应试？阅读本身即是目的，未必定要落墨成文。一旦写读后感成了作业，阅读会不会反而令孩子们滋生厌倦？

更进一步想到，阅读被排进课表，定为任务打卡检查，便成了另一门功课，学生会不会以应付功课的心态对待它？

几家单位联手，情怀是有的，初心是好的。只是强加于人，恐难长久。

那么，书香到底该如何培植？

忆起上初三时的一位乡村老师，平常不修边幅，并无什么派头，可一开口，连后排最调皮的学生也会竖起耳朵听。他讲课，不知怎的便说起解缙对句子，不经意又扯到林黛玉，偶尔又提起诸葛亮、武松，都不是正课内容，却旁征博引。那时我们多么喜爱语文课，多么希望时钟慢些走，好让语文课长些、再长些，我们多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他不曾说“你们读书吧”，却悄悄把众人引上阅读之路。回想起来，生于穷乡僻壤的我开始翻阅四大名著，便自此始。

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大约说的，便是这样的老师。

书香进校园，其实不必太复杂。作家来讲一讲，出版社把书送到班上就好。老师不把阅读当成作业布置，书放在那儿，谁想翻就去翻。一周里留一节课，不上课，不讲题，大家坐下来，随便聊聊近日读了什么。读后感不必强作，若有人写了，且写得好，可以推荐发表——发表是好事，却绝非目的。

老师平时忙，有没读完的时候，也属常态。真没读完，就跟学生说：这本书我还没顾上看，谁看完了，给我讲讲？师生凑在一起聊读书，聊着聊着，没读的人也生出翻书的兴致。当然，话虽如此，当老师的，总归自己得先是个读书人。这不是多高的要求，是本分。

无人不爱花香，书香亦然。

书跟人，原是讲究缘分的。好比牛奶富有营养，却有人乳糖不耐受；肉食固然鲜美，小羊却独喜青草。一本书好不好，跟读者的性格、阅历、心境息息相关。甲拍案叫绝，乙则可能不感兴趣。

所以，同一本书，不必强求人人读进去。有书的地方更该像自助餐厅，书陈列在那里便好，各人拣选所爱。阅读习惯的养成，也不必急于求成。书在，香气就在，久而久之，书香染衣。

金台随感

锦州的门与海

李　宁

电视剧《小城良方》热播时，我已从锦州回来。剧中的石桥子早市，在开播前两天逛过。剧中不少场景和故事，发生在古塔公园的广济寺塔下——那一处我没来得及去，去的是义县的广胜寺塔。那天下午阳光明媚，一个人在塔下，只觉松快。

剧里的小城属于故事，这些亲身到过的地方，却把锦州留在了记忆里。最先浮现的，是奉国寺斑驳墙面上的十八罗汉。这些明代壁画，墙面斑驳，裂纹纵横，颜料也有剥落。罗汉眉眼低垂，红色袈裟仍可辨认。千年岁月在这里不是遥远的数字，而是裂纹，是未曾完全褪去的颜色。始建于辽代的奉国寺，1961年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同批入选的还有我故乡洛阳的龙门石窟。一在辽西，一在中原，隔着千里，却共同说明，文化的地图上没有真正偏僻的地方。

锦州地处辽西走廊的咽喉，连接东北与华北。辽沈战役中，攻克锦州，关上了东北国民党军队由陆路退往关内的大门，也由此改变了整个战局。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，地图上的山川、道路、城池，让我对“咽喉”二字有了更具体的理解。锦州不只是一个地名，它曾实实在在关系着中国的命运。

锦州的门户意义，也随时代而改变。昔日，它是兵家必争之地；今天谈论东北振兴，这扇“门”更意味着交通，意味着连接。我在海南生活了17年，对此有着很深的体会。海南自贸港的发展，同样在于对外开放、与世界相连。

一座城打动人的地方，不仅在宏观，更在日常的一餐一饭中。

晚上，去吃烧烤。锦州烧烤闻名遐迩，一顿烧烤吃下来，这座城市便有了热腾腾的滋味。凌河夜市因天气转冷已歇市，没能见上它热闹的样子。夜市歇了，城市的烟火气却没有散。

第二天一早，在朋友带领下走进石桥子早市。这里人潮涌动，摊前的价签多写在纸板上。大白菜5毛一斤，蜜薯两块五一斤，摊主还在蜜薯的价签下添了4个字：“无敌好吃”。查了海南同期的价格，海口农贸市场的大白菜多为两块五至三块钱一斤。五毛与两三块，南北生活的差别，先在数字里显了出来。喝了一碗羊肉汤，又吃了豆腐脑和炸大枣。价钱便宜，味道却不含糊。热汤下肚，人也融进了早市。那些手写的数字、摊位前的忙碌、陌生人挤在一起吃早饭的热气，比任何关于“烟火气”的形容都更具体。

锦州有海。笔架山的海是渤海，秋日的锦州湾，空阔中带着北方秋天的节制。海南的海是南海。看过海南的海，再看锦州的海，大海不再只有一种性格。一北一南，两片海各有性情。祖国的辽阔也在这些差别里显现。

城市曾以门户之重进入历史，今天又以门户之便通向四方。无论通向多远的地方，最后安顿人的，仍是那踏实而有滋味的日子，是一天天照常升起的烟火气。

采松茸

李光彪

城里人出门逛街，山里人出门逛山。我跟随朋友阿龙去他云南南华老家逛大山。

这是莽莽哀牢山千峰万岭中的一脉山峰，名叫山戴帽山，也是阿龙家承包的5000多亩野生菌采摘山林之一。阿龙一边带路，一边向我们介绍：如今，山头实行承包经营，一朵野生菌链条上，除原有山主通过山林经营权流转分到稳定的承包金外，不少村民还参与管护山林、采松茸、菌子冷链加工，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收入。

脚下的路渐渐变得弯曲、狭窄，湿漉漉的空气中，弥漫着腐叶、菌子和朽木的气息。一条凹凸不平的地沟出现在眼前，黑油油的腐殖土被翻得底朝天，还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味。我便暗自猜想：难道是有人刚来挖过茯苓？却又没有锄印。我心生惶恐，怕有凶猛的野生动物，连忙呼喊阿龙。他急匆匆过来看了看：“是野猪拱吃栗树果和松子留下的痕迹。”我悬着的心才慢慢落下。

久居城市，松茸吃过不少，亲手采松茸的体验却几乎为零。松茸究竟藏在哪棵松树旁？躲在哪堆腐叶下面？我睁大眼睛，跟在阿龙身后寻找。果然，阿龙发现了松茸，喊我过去看。我才发现，自己刚才竟是从松茸头上跨过来的，险些踩坏了松茸！原来松茸有些“认生”，躲在一小堆微微凸起的松毛腐叶下面。我如获珍宝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轻轻扒开一层层腐叶，先看到一个圆头圆脑的松茸脑袋，再慢慢用柴棍轻轻清理周围的泥土，整朵板栗色的松茸便露了出来。

我忍不住惊呼：“找到松茸了！找到松茸了！”同伴们一窝蜂涌来，以松茸为道具，以山林为背景，拍照、录视频。我用手指轻轻捏住松茸的腰杆，光滑而圆润。轻轻摇动，缓缓用力，“啵”的一声，胖嘟嘟的松茸到手！欣喜之余，阿龙蹲下身，一边将泥土和腐叶复原，一边说：“这样能保护菌塘，来年才能采到松茸。”我对松茸的生长秘境充满好奇，打开手机搜索，此地海拔2461米，气温21到22摄氏度。原来，这就是松茸赖以生存的家园。

有了找到第一朵松茸的经验，接下来，我开始特意留意松毛腐叶凸起的地方。不远处，一朵松茸正掀开半边“盖头”看着我。我惊喜极了，匍匐在地，从容拍照、录视频，然后，轻柔地、缓缓地清理松茸身上的腐叶和泥土。

逛了半天山，十几朵新鲜的松茸如大山的精灵宝宝，跟着我们下山。西垂的夕阳将路边的松林染成金黄，裤腿上的鬼针草依依不舍地陪伴我们回到阿龙家。农家小院里，微风携带着饭菜的香气扑鼻而来。

饭菜上桌，松茸凉片和松茸炖土鸡唱主角。撵一片松茸凉片在蘸水碗里打个滚，入口，脆生生、嫩乎乎、滑溜溜，满嘴松木清香，久久舍不得咽下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一声，点开一看，是远在北京的朋友发来红叶片片如火的短视频。我顺手发了几张采松茸、吃松茸的照片过去。朋友回复：“真羡慕你！对我们来说，采松茸就像活在童话里。”



▲中国画《峨嵋诗意（枫叶飘红）》，作者黄宾虹，北京画院藏。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，非AI（人工智能）创作或编辑。

大　地

在他乡见故乡

班　航

我从陕西来到湖北武汉求学，已6年有余。一天傍晚，南湖西边的霞光被梧桐树影切成一格一格，正好卡在图书馆和自习室之间。我停了一下，那道窄窄的、被夹住的光芒，像极了家乡两座山之间落日的最后一道光影。等再往前走，穿过两楼间的过道，日落的霞光瞬间散开，我才想起来这里没有山。

每到日落时刻，武汉的云层常会呈现出粉色。霞光透过树影洒下斑驳，走在或坐在南湖边，欣赏着它不遗余力展示的姿态。在家乡，因两座大山把县城围住，所以落日最后一丝光影消散前，只能够透过山间的缝隙看。我喜欢和爷爷奶奶一起走在乾佑河边，点读围栏石柱上镌刻的诗歌。走着走着，偶尔南门坡山底传来放牛人的一声吆喝。三两头牛在河滩咀嚼着草，哞哞地叫着。我们顺着河边小道走上许久，看着河道涨起来的水，再看着它流向下游，一切都慢悠悠的。

在武汉，偶然一次晚归，车行驶在沿江大道上。街道两侧的梧桐叶被车流带起的风吹起，落得急，一片追着一片，贴在车窗上又马上被甩开。正值秋季，红叶纷纷飘坠。想起家乡的秋。北城坡与南门坡半山腰都有枫树，枫叶染红了山野。山里的风从坡上往下走，叶子打着旋儿往下飘，落得很慢，有时候还会在半空中停一下。

在北方，秋天的颜色能被看见。而在南方，需要各种感官去感受。武汉的秋来得隐秘，不知何时就到来。在武汉生活的几年，我总是凭借馥郁的桂香和小动物慵懒地贴起秋膘，去感受不被察觉的秋意。江城的桂香是秋日里不可或缺的标志。桂香弥漫在街头巷尾，萦绕于衣襟袖口。秋风过处，金粟般的花粒簌簌落在林荫道间，与风呢喃。

纵然那曾灼灼其华的花瓣零落成泥，但是依然能在某个转角处，在雨后微微湿润的空气中，在推开自习室窗户的瞬间，猝不及防地与那熟悉的味道重逢。这余香，褪去了盛放时的馥郁张扬，化作一种极淡、悠远的清韵。

我静坐在湖畔石凳上。萦绕在鼻尖的气息似有还无。抬头望向远处的南湖大桥，看这江城夜色迷离。看着看着，好像秦岭月下的乾佑河也荡起波光。山水里的一切，都在我的记忆里浮现，沉静地流淌。

沙漠里的猫

林　平

睡到半夜，隐约听见隔壁房间咯噔咯噔的声音。心想，这个牛哥，这么早就收拾东西，又要出远门吗？第二天早上，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正好遇见牛哥，问他夜里收拾什么东西。他笑着说：“没收拾东西，是地瓜闹的。”

“地瓜”是牛哥养的一只灰色小花猫。

我是昨晚住进业主项目部的。地瓜一点不怕人，我纳闷沙漠里怎么会有猫，尝试去摸它毛茸茸的脚趾。它不仅没有躲闪，还嗅着我的手指，张嘴欲舔。

这里是内蒙古库布其沙漠腹地，特高压达拉特换流站项目工地。牛哥身兼业主项目部车队队长及物业管理中心主任，平日里事务繁杂，怎么会有闲心养猫呢？

“不是宠物，是流浪猫，捡回来的。”牛哥说。

半个月前，牛哥送业主项目经理去达拉特旗办事，夜里9点多钟，看见一只小灰猫蜷在酒店门外叫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小灰猫仍在门外。当时下着雨，气温只有10多摄氏度，他意识到那是一只流浪猫，于心不忍，便带回了房间，翌日又带回沙漠中的项目部。平时，地瓜会在项目部生活区独自溜达，夜里就跟他一起待在屋里。

我疑惑：“猫怎么会弄出这么大的声响呢？”

“它夜里闷得慌，我逗它玩呢。”牛哥把我让进屋里。

彩钢板墙上挂着一个逗猫的小玩具。地瓜跳起来够那玩具，爪子碰到彩钢墙壁，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。

牛哥又拿起一支逗猫棒，伸到地瓜的鼻尖前。它仰起小脑袋，张嘴扑咬。

“猫内急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“它会自己跑出去，库布其最不缺的就是沙子。它解了手，都会扒拉沙子盖上。”牛哥说。

的确，库布其最不缺的就是沙子。从项目部一路向西，沿途是一座座沙丘，沙丘旁边排列着光伏板，一眼望不到边。特高压达拉特换流站项目部坐落于库布其沙漠腹地，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，待明年年底竣工投运，库布其的光电和风电就会顺着银线，输送到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地区。

说话间，地瓜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仰头望着我们，跟随走到大棚外。阳光洒在封顶的换流站主楼上。

9月的库布其，天高地阔，风沙遁匿。到了冬季，风沙渐起，气温骤降，一直到来年春天，大漠的日子最是难熬。

“难熬也得熬，这些活总得有人干。”不知何时，牛哥站在了我身边，黝黑的面庞上满是明媚的阳光。

一低头，地瓜跑到了脚边，支棱起耳朵。

坐进车里，驶出项目部，往茫茫大漠驶去。后视镜里，地瓜在追，很快缩成一个小黑点，拐过一个弯，不见了身影。

我们去了达拉特旗，返程时已是深夜。白天的沙丘和光伏板都隐没在夜色之中，唯有车灯照亮的墨色柏油路向前延伸。牛哥手握方向盘一路疾驰，全程不用导航。

“牛哥在达拉特旗当了4年武警，对这一带熟得很，闭着眼睛都能摸回项目部。”身边的人笑着说。干了20年输变电工程施工的牛哥，还跑过新疆、青海等很多地方，见多识广。不少事情他总能快速办妥，别人有难事找到他，也乐于搭把手。

我想起下午发生的一件事。工地上的展板被大风刮倒，破了一个窟窿，第二天上午有检查组要来现场，必须尽快换掉破损展板，可做展板的公司远在呼和浩特。牛哥当即打了几通电话，很快就把事情安排妥当。

这时，牛哥的手机响了——破损的展板已经更换。

一路闲聊，车驶过一片玉米地和散布着茏茏草的荒漠，前面现出一片灯火。换流站工地到了。在项目部临建房前下车，倏忽间，一道黑影闪了过来，“喵呜”一声。低头看，地瓜正目光灼灼地望着牛哥，然后一跃，跳进他的怀里。

夜色深沉，寒星闪烁。

遇见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　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　邮政编码：100733　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　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　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　定价每月24.00元　零售每份1.80元　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